智囊/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二十六卷　雄略

下一卷▶

士或巾幗，女或弁冕；行不逾閾，謨能致遠；睹彼英英，慚餘譾譾。集「雄略」。

齊襄王后

秦王使人獻玉連環於君王后，〈〔齊襄王之後，太史氏。〕〉曰：「齊人多智，能解此環乎？」君王后取椎擊碎之，謝使者曰：「已解之矣。」

〔述評〕

君王后識法章於傭奴之中，可謂具眼。其椎碎連環，不受秦人戲侮，分明女中藺相如矣。漢惠時，匈奴為書以謔呂後，恥莫大焉，而乃過自貶損，為好語以答之。平、勃皆在，無一君王后之智也，何哉？

齊姜　張後

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，齊桓妻以宗女，有馬二十乘，公子安之。留齊五歲，無去心。趙衰、狐犯輩乃於桑下謀行，蠶妾在桑上聞之，以告姜氏。姜氏殺之，勸公子趣行，公

子曰：「人生安樂，孰知其他？」姜氏曰：「子一國公子，窮而來此。數子者以子為命，子不疾反國報勞臣，而懷女德，竊為子羞之。且不求，何時得功？」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，載以行，

〔評〕

五伯桓、文為盛，即一女一妻，已足千古。

張氏，司馬懿後也，有智略。懿初辭魏武命，托病風痹不起。一日曬書，忽暴雨至，懿不覺自起收之，家唯一婢見，後即手殺婢以滅口，而親自執爨。

宋太祖姊

宋太祖將北征，京師喧言「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」。太祖告家人曰：「外間洶洶如此，將若之何？」太祖姊方在廚，引麵杖擊太祖，逐之曰：「丈夫臨大事，可否當自決於懷，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？」太祖默而出。

〔議〕

分明勸駕。

劉太妃

太妃劉氏，晉王克用妻也。克用追黃巢，還軍過梁，朱溫陽為歡宴，陰伏兵，夜半攻之。克用逃歸，即議擊溫，劉諫曰：「公本為國討賊，今梁事未暴，而遽反兵相攻，天下聞之，莫分曲直，不若斂軍還鎮，自訴於朝，然後可聲罪也。」克用悟，從之，天下於是不直溫。

〔按〕

克用困上源驛，左右先脫歸者，以汴人為變告劉。劉神色不動，立斬之，陰召大將約束，謀保軍以還。此其智勇，豈克用所可及哉？假令克用不幸而死，必能為張茂之妻；設猶幸未死，必能為邵績之女。雖然，為張茂之妻、邵績之女易，為劉太妃難。何也？

其勇可及，其智不可及也！

張茂為吳郡守，被江充所害，妻陸氏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。充敗，遂為陸所殺。

邵績女嫁劉遐，遐為石季龍所困。女將數騎拔圍，出遐於萬人之中。

太原被圍，克用屢敗，憂窘不知所為。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，以圖後舉，克用以語劉，劉罵曰：「存信代北牧羊奴，何足與計成敗！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，卒為人擒，今乃躬蹈之耶？昔公亡走韃靼，幾不能自脫，賴天下多故，乃得南歸。今屢敗之兵，人無固志，一失守，誰復從公者？北邊其可至乎？」克用悟，乃止。

苻堅妻

堅妻張氏，明辨，有才識。堅將寇晉，群臣切諫不從，張氏進曰：「妾聞聖王御天下，莫不因其性而罔之，湯、武滅夏、商，因民欲也，是以有因成，無因敗。今朝臣上下，皆言不可，陛下復何所因乎？術士有言：『雞夜鳴者，不利行師；犬群嗥者，宅室必空。兵動馬驚，軍敗不歸。』秋冬以來，每夜犬嗥雞鳴，又聞廄馬驚逸，武庫兵器，無故作聲，即天道崇遠，非妾所知；遽斯人事，未見其可，願陛下熟思之。」堅曰：「軍旅之事，豈婦人所知？」遂興兵，張氏請從。堅敗，張氏即自殺。

劉知遠妻

劉智遠至晉陽，議率民財以賞將士。夫人李氏諫曰：「陛下因河東創大業，未有惠澤及民，而先奪其生資，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！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，雖復不厚，人無怨言。」智遠從之，中外大悅。

李景讓母

唐李景讓母鄭氏，性嚴明。景讓宦達，發已斑白，小有過，不免捶楚。其為浙西觀察使，有牙將逆意，杖之而斃，軍中憤怒，將為變。母聞之，出坐廳事，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：「天子付汝以方面，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，而妄殺無罪，萬一致一方不寧，豈唯上負朝廷，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，何以見汝之先人哉？」命左右褫其衣，將撻其背，將佐皆為之請，良久乃釋，軍中遂安。

〔按〕

鄭氏早寡，家貧子幼，母自教之。宅後牆陷，得錢盈船，母祝之曰：「吾聞無勞而獲，身之災也。天若矜我貧，則願諸孤學問有成，此不敢取。」遽掩而築之，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。景讓弟景莊，老於場屋。每被黜，母輒撻景讓。此事可笑，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，曰：「朝廷取士，自有公道，豈可效人求關節乎？」其漸於義方深矣。

楊敞妻

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。議既定，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。敞驚懼，不知所言，汗出浹背。延年起更衣，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今大將軍議已定，使九卿來報君，君不疾應，與大將軍同心，猶豫無決，先事誅矣。」延年更衣還，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。

〔評〕

此何等事，而婦人乃了然於胸中，不唯敞不如，即大將軍亦不如。

莒城婦

莒有婦人。莒子殺其夫，已為嫠婦。及老，托於紀鄣。紡焉，以度而去之。及師至，則投諸外，或獻諸子占。子占使師夜縋而登，登者六十人。縋絕，師鼓噪，城上之人亦噪，莒公懼，啟西門而走。

〔評〕

莒婦之為嫠且老矣，血恨積中，卒以滅國，人亦何可輕殺也！君猶不能得之一嫠婦，一嫠婦猶能報之其君，況他乎？

孟昶妻

孟昶妻周氏，昶弟覬妻，又其從妹也。二家並豐財產。初桓玄嘗推重昶，而劉邁毀

之，昶深自惋失。及劉裕將建義，與昶定謀，昶欲盡散財物以充軍糧。其妻非常婦，可語大事，乃謂曰：「劉邁毀我於桓公，便是一生淪陷，決當作賊。卿幸可早爾離絕，脫得富貴，相迎不晚。」周氏曰：「君父母在堂，欲建非常之謀，豈婦人所諫？事之不成，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，義無歸志也！」昶愴然久之而起，周氏追昶坐云：「觀君舉厝，非謀及婦人者，不過欲得財物耳。」因指懷中所生女曰：「此兒可賣，亦當不惜，況資財乎？」遂傾資給之，而托以他用。及將舉事，周氏謂覬妻云：「吾昨夢殊惡，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，且不宜赤色，當悉取作七日藏厭。」覬妻信之，所有絳色者，悉斂以付焉。乃置帳中，潛自剔綿，以絳與昶，遂得數十人被服。赫然，悉周氏所出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

〔評〕

周氏非常婦，其夫猶知之未盡。

鄧曼

楚屈瑕伐羅，鬥伯比送之。還，謂其御曰：「莫敖〈〔官名，即屈瑕。〕〉必敗。舉趾高，心不固矣。」遂見楚子，曰：「必濟師。」楚子辭焉，入告夫人鄧曼，鄧曼曰：「大夫其非眾之謂，其謂君撫小民以信，訓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，〈〔先是屈瑕敗鄖人於蒲騷。〕〉將自用也，必小羅。君若不鎮撫，其不設備乎！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，召諸司而訓之以令德，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。不然，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！」楚子使賴人追之，不及，莫敖果不設備，師敗而縊。

冼氏

高涼冼氏，世為蠻酋，部落十餘萬家。有女，多籌略，羅州刺史馮融聘以為子寶婦。融雖世為方伯，非其土人，號令不行。冼氏約束本宗，使從民禮；參決詞訟，犯者雖親不赦。由是馮氏得行其政。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，寶欲往，冼氏止之曰：「刺史被召援台，〈〔時台城被圍。〕〉乃稱有疾，鑄兵聚眾而後召君，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！願且勿往，以觀其變。」數日，遷仕果反，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。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，冼氏謂寶曰：「平虜今與官軍相拒，勢不得還；遷仕在州，無能為也，君若自往，必有戰鬥，宜遣使卑詞厚禮，告之曰：『身未敢出，欲遣婦參。』彼必喜而無備，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，昌言輸賧，得至柵下，破之必矣。」寶從之，遷仕果不設備，冼

氏襲擊，破走之。與霸先會於贛石，還謂寶曰：「陳都督非常人也，甚得眾心，必能平賊，宜厚資之。」及寶卒，嶺表大亂，夫人懷集百粵，數州宴然，共奉夫人為「聖母」。

〔評〕

智勇具足，女中大將。

隋文帝時，番州總管趙訥貪虐，諸狸獠多叛，夫人遣長史上封事，論安撫之宜，並言訥罪狀。上置訥於法，敕夫人招慰亡叛，夫人親載詔書，自稱「使者」，歷十餘州，宣述上意，所至皆降。及卒，謚「誠敬夫人」。

白瑾妻

白瑾妻，山陰葛氏女也。瑾素弱，葛善為調節，使讀書。成化中，以進士為分宜令，葛與俱往。其明年，瑾病癒時，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，鄰境有因飢作亂者，聚徒百人，將劫取。縣固無城郭，寇卒至，諸薄丞挈家去匿，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，乃遷白公於他室，〔邊批：不慌不忙，有條有理。〕埋其銀污池中，著公之服，升堂以候賊。賊至，則陽為好語相勞苦，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，賊謝而去，不知陰已表識，竟物色捕得之。

〔議〕

白公衣，合讓與此婦穿戴。

朱序母

朱序鎮襄陽，苻堅遣其將苻丕率眾圍之。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，謂西北角當先受敵，乃率百餘婢並城中女丁，於其角頭預斜築城二十餘丈，其後賊攻城，西北角果潰，憑新築處固守，得完。襄陽人遂號其築為「夫人城」。

唐平陽昭公主

唐平陽昭公主，大穆皇后所生，下嫁柴紹。初高祖兵興，主居長安。紹曰：「尊公

將以兵清京師，我欲往，恐不能偕，奈何？」主曰：「公行矣，我自為計。」紹詭道走并州，主奔鄠，發家資，招南山亡命，得數百人以應帝。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，因略地至盩厔、武功，紀律嚴明，遠近咸附。勒兵七萬，威震關中。帝渡河，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，主引精兵萬人，與秦王會渭北。紹及主對置幕府，京師號「娘子軍」。

李侃妻

建中末，李希烈陷汴州，謀襲陳。李侃為項城令，欲逃去，婦曰：「寇將至，當守。力不足則死，焉逃之？若重賞募死士，可守也。」侃乃召吏民告之曰：「令誠若主，然滿歲則去，非如吏民生此土也，墳墓皆在，宜相與竭力死守。」眾皆泣，乃徇曰：「以瓦石擊賊者，賞錢千；以刀矢殺賊者，賞錢萬。」得數百人，率以乘城，婦自炊爨以享眾，使報賊曰：「項城父老，義不下賊，得吾城不足為威，徒失和，無益也。」會侃中流矢，走還。妻怒曰：「君不在，人誰肯守，死於外，不猶愈於牀乎？」侃乃登城，賊引去，縣卒完。

晏恭人

晏氏，寧化人，嫁福之曾氏。夫死，守幼子不嫁。宋紹定間，寇大舉，晏依山為砦，召田丁諭曰：「汝曹衣食吾家，可念主母，各當用命。不勝，即殺我。」因解藏橐悉散與之，田丁莫不感奮，晏自捶鼓，令諸婢鳴金，賊退散。鄉人挈家歸砦者甚眾，晏以家糧助不給者，拓砦為伍，互相援應，賊弗能攻。全活老幼以數萬計。事聞，封恭人，賜寇帔，補其子承信郎。

〔述評〕

漢天子曰：「吾獨不得廉頗、李牧為將，豈憂匈奴哉？」雖然，何必頗、牧，誠得李侃婦、晏恭人以守，邵續女、崔寧妾以戰，劉太妃為上將，平陽昭公主副之，鄧曼、冼氏為參軍，荀崧女為游奕使，雖方行天下可也！

大曆中，楊子琳襲成都，據之。崔寧屢戰力屈，寧妾任氏魁偉果乾，出家財十萬募勇士，信宿間得千人。設隊伍將校，手自麾兵，以逼子琳，琳拔城自潰。

荀崧小女灌，有奇節。崧守襄城，為杜曾所圍，力弱食盡，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

覽，計無從出。灌時年十三，乃率勇士數十人，逾城突圍夜出。賊追甚急，灌且戰且走，卒獲免。自詣覽乞師，又為崧書，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。賊聞救至，遂散走。

竇良女

李希烈入汴時，強娶參軍竇良之女。女顧其父曰：「慎無戚，我能滅賊。」〔邊批：奇。〕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勇，因勸希烈任之；又聞其妻亦竇姓，言於希烈，願與通家往來，以結其心。及希烈有疾，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：「賊雖強，終必敗，奈何？」妻以告仙奇，仙奇始悟，賂醫人使毒殺之，希烈已死。子不肯發喪，欲悉誅諸將而自立，適有獻桃者，竇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，因染帛裹絮如桃狀，而藏書信於中，仙奇妻剖桃，始知希烈凶信，仙奇乃率兵入，斬希烈子，並梟希烈一門共七首，獻諸天子。詔拜淮西節度使。

王翠翹

王翠翹，臨淄妓也。初曰「馬翹兒」，能新聲，善胡琵琶；以計脫假母，而自徙居海上，更今名。倭寇江南，掠翠翹去。寨主徐海越人號明山和尚，絕愛幸之，尊為夫人，凡一切計畫，唯翹指使。乃翹亦陽昵之，實陰幸其敗事，冀一歸國以老也。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，海怒，縛老人將殺之，翹諫曰：「降不降在君，何與來使事？」親解其縛，而贈之金，且勞苦之。〔邊批：示之以意。〕老人者，海上人，翹故識之；而老人亦私覘所謂「王夫人」似翹，不敢泄，歸告督府曰：「賊未可圖也，第所愛幸王夫人者，臣視之，有外心，可借以磔賊耳。」督府曰：「善。」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，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。翹日在帳中從容言：「大事必不可成，不如降也。江南苦兵久，降且得官，終身共富貴。」海計遂決，督府大整兵，佯稱逆降，迫海寨。海信翹言，不為備。〔邊批：愚人。〕官兵突入，斬海首而生致翹。倭人殲焉。凱旋，督府設大饗於轅門，令翹歌而行酒，諸參佐皆起為壽。督府酒酣心動，降價與翹戲。夜深，席大亂。明日悔之。而以翹功高，不忍殺，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。翹去，渡錢塘，歎曰：「明山遇我厚，我以國事誘殺之。殺一酋，更屬一酋，何面目生乎？」夜半，投江死。〔邊批：可憐。〕

〔評議〕

鳥盡弓藏，紅顏薄命，翠翹兼之。始疑西子沉江，真有是事！胡梅林脫略邊幅，其亂而悔，悔而使翹不得志以死，此舉殊不脫酸腐氣。吾謂翠翹有功，言於朝，旌之可也；

若俠骨相契，雖納之猶可也；不則開籠放雪衣，亦庶幾不負其歸老之初意乎？梅林之功而獲罪，或者其天道與！

孫翊妻

孫翊為丹陽守，媯覽時為都督督兵。戴員為郡丞，與左右親信邊鴻等數患苦翊，會翊送客，洪從後斫殺翊，迸進入山。翊妻徐氏，購募追捕得鴻，殺之。覽遂入軍府，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，欲復取徐。徐恐見害，乃紿之曰：「乞須晦日，設祭除服乃可。」覽聽之，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、傅嬰等，高、嬰相與涕泣，共誓合謀。至晦日，徐氏設祭訖，乃除服，薰香沐浴，更於他室安施幃帳，言笑歡悅。覽密覘，無復疑意。徐先呼高、嬰與諸婢羅列戶內，覽入，徐出戶拜覽，即大呼，高、嬰俱出，共殺覽。餘人就外殺員，徐乃還縗絰，奉覽、員首以祭翊，舉軍震駭。

申屠希光

申屠氏，長樂人，慕孟光之為人，自名希光。有詩才，既適侯官秀才董昌，絕不復吟，食貧作苦，宴如也。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，心悅之，乃使人誣昌陰重罪，罪至族。六一復陽為居間，〔邊批：惡極。〕得輕比，獨昌報殺，妻子俱免，因使侍者通慇懃，強委禽焉。希光具知其謀，謬許之，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，〔邊批：要緊著。〕乃求利匕首，挾以往。好言謝六一，因請葬夫而後成禮。〔邊批：大事。〕六一大喜，使人以禮葬昌。希光則偽為色喜，豔妝入室。六一既至，即以匕首刺之帳中，六一立死。因復殺其侍者二人。至夜中，詐謂六一暴病，以次呼其家人，至則皆殺之，盡滅其宗。因斬六一頭，置囊中，至昌葬所祭之。明日悉召村民，告以故，且曰：「吾將從夫地下。」遂縊而死，時靖康二年事。

六一陷人於族，乃人不族而己族矣。以一文弱婦人，奮其白刃，全家為戮，義憤所激，鬼神助之，有志竟成，豈必鬚眉丈夫哉！

鄒僕妻

梁末，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於徐，亦管都軍之務。有勁僕自恃拳勇，獨與妻策驢而行，至芒、碭澤間，大聲曰：「聞此素多豪客，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？」〔邊批：太恃。〕言畢，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，一夫自後雙手交抱，搏而僕之，抽短刃以斷其

喉，蓋掩其不備也。唯妻在側，殊無惶駭，〔邊批：好急智。〕但矯而大呼曰：「快哉，今日方雪吾之恥也。吾以良家之子，遭其俘掠，以致於此，孰謂無神明哉。」賊謂其誠而不殺，與行李並二驢，驅以南邁，近五六十里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。莊之門有器甲，蓋近戍巡警之卒也。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，盜亦謂其謀食，不疑。乃泣拜其總首，且告其夫遭屠之狀。總首潛召其徒，一時執縛，唯一盜得逸。械送亳城，咸棄市，婦返襄陽，為尼終焉。

〔評議〕

徐氏、申屠氏、鄒僕之妻，皆能為夫報仇於身後者也。徐，貴人之婦，而又宿將合謀於外，諸婢協力於內，以制一粗疏不備之媼覽，如擊病鼠耳；申屠氏則難矣，然仇跡未露，猶可從容而圖之；鄒僕妻則又難矣，變起倉卒，親見群凶攢刃於其夫，即秦舞陽旁觀，不能不動色，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算，甘言誑賊，不逾日而以計擒滅，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？生於下賤，何曾讀書知禮義，而臨變不亂，處分綽如，世之自命讀書知理義者，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？

謝小娥

謝小娥者，豫章估客女也。生八歲，喪母，嫁歷陽段氏。故二姓常同舟，貿易江湖間。小娥年十四，始及笄，父與夫皆為劫盜所殺，二姓之黨殲焉。小娥亦傷腦折足，漂流水中，為他船所獲，經夕而活。因流轉乞食，至上元縣，依妙果寺尼淨悟。初，小娥父死時，夢父謂曰：「殺我者，『車中猿，門東草。』」又數日後，夢其夫謂曰：「殺我者，『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』」小娥不能解，常書此語，廣求智者辨之，歷年不得。至元和八年，李公佐罷江西從事，泊舟建業，登瓦官寺閣。僧齊物為李述之，李憑欄書空，疑思嘿慮，忽然了悟，令寺童疾召小娥，謂之曰：「殺汝父者申蘭，殺汝夫者申春也，其曰『車中猿』者，車字之中乃『申』字，申非屬猴乎？草下有門，門中有東，『蘭』字也。又『禾中走』，是穿田過，亦是『申』字，『一日夫』者，夫上更一畫，下一日，是『春』字。其為申蘭、申春可明矣！」小娥慟哭再拜，密書四字於衣，誓訪二賊以復其冤。更為男子服，傭保江湖間。歲餘，至潯陽郡，見紙榜子召傭者，娥應召，問其主，果申蘭也。娥心憤貌順，〔邊批：大有心人。〕在蘭左右，積二歲餘，甚見親愛，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。每睹謝之衣物器具，未嘗不暗泣。蘭與春，宗昆弟也，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，往來密洽。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，至夕，群賊畢至，酣飲，暨諸凶既去，春沉醉臥於內室。蘭亦覆寢於庭，小娥潛鎖春於內，〔邊批：賊在掌中，從容擺佈。〕

抽佩刃先斬蘭首，呼號鄰人並至。春擒於內，蘭死於外，獲贓貨至數千萬。初，蘭、春有黨數十人，暗記其名，悉擒就戮。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，免死，娥竟剪髮為尼以終。〔邊批：還當旌異，豈特免死？〕

〔評〕

其智勇或有之，其堅忍處，萬萬難及。

呂母

王莽時，瑯琊海曲有呂母者，子為縣吏，犯小罪，宰殺之。呂母怨，思報宰。母家故豐資，乃益釀醇酒，買刀劍衣服，少年來沽者，輒奢與之，衣敝者輒假衣，不問直。數年而財盡，少年欲相與償之，母泣曰：「所為厚諸君，非求利也，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，諸君肯哀之乎。」少年壯之，皆許諾，遂招合亡命數千，呂母自稱將軍，引兵攻破海曲，執宰，數其罪，諸吏叩頭請宰，母曰：「吾子不當死，為宰枉殺，殺人者死，又何請乎？」遂斬宰，以頭祭子塚，因以眾屬劉盆子。〔邊批：更高。〕

〔議〕

世間有此等奇婦人，酷吏或少知警。

李寄

東越閩中有庸嶺，高數十里。其西北隰中有大蛇，長七八丈，圍一丈。土俗常懼，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，祭以牛羊，故不得禍。或與人夢，或喻巫祝，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，都尉、令長患之，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，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，蛇輒夜出吞齧之，累年如此，前後已用九女。一歲將祀之，募索未得。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，無男，其小女名寄，應募欲行。父母不聽，寄曰：「父母無相留，今唯生六女，無有一男，雖有如無，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，既不能供養，徒費衣食，生無所益，不如早死，賣寄之身，可得少鈔以供父母，豈不善耶？」父母慈憐不聽去，終不可禁止，寄乃行。請好劍及咋蛇犬，至八月朝，懷劍將犬詣廟中坐，先作數石米餈蜜麥少，以置穴口，蛇夜便出，頭大如囷，目如二尺鏡，聞餈香氣，先啖食之。寄便放犬，犬就齧咋，寄從後斫蛇。因踴出，至庭而死。寄入視穴，得其九女髑髏，悉舉出，咤言曰：「汝曹

怯弱，為蛇所食，甚可哀愍！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。越王聞之，聘寄為後，拜其父為將樂令，母及姊皆有賞賜，自是東冶無復妖邪。

〔議〕

劉季斬殺蛇，遂作帝；李寄斬殺蛇，遂作後。天下未嘗無對。

紅拂女

楊素守西京日，李靖以布衣獻策。素踞牀而見，靖長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，公為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為心，不宜倨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謝之。時妓妾羅列，內有執紅拂者，有殊色，獨目靖。靖既去，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：「問去者處士第幾？住何處？」〔邊批：見便識李靖。〕靖具以對。妓誦而去。靖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而聲低者，靖啟視，則紫衣紗帽人，杖一囊，問之，曰：「楊家紅拂妓也。」延入，脫衣去帽，遽向靖拜，靖驚答之，再叩來意，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，故來相就耳。」靖曰：「如司空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〔邊批：又識楊素。〕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甚眾矣，〔邊批：如何方是有成，須急著眼。〕彼亦不甚追也。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。」問其姓，曰：「張。」問其伯仲之次，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儀狀、言辭氣語，真天人也，靖不自意獲之。愈喜愈懼，萬慮不安，而窺戶者無停履。數日，亦聞追討之聲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行次靈石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且熟。張氏以發長委地，立梳牀前；靖方刷馬，忽有一客，中形，赤髯如虯，策蹇驢而來，投革囊於驢前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氏梳頭。〔邊批：便知非常人。〕靖怒甚，欲發，張熟視客，一手映身搖示靖，令勿怒，〔邊批：又識虯髯客。〕急梳畢，斂衽前問其姓，客臥而答之，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其第幾，曰：「行三。」亦問妹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客喜曰：「今日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：「李郎，且來見三兄！」靖驟拜之，遂環坐，問煮何肉，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飢，靖出市胡餅。客抽腰間匕首，切肉共食，復索酒飲，於是開革囊，取下酒物，乃一人首並心肝，卻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，曰：「此人乃天下負心者，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。」又曰：「觀李郎貧士，何以得致異人？」靖不敢隱，具言其由，曰：「然。故知非君所致也，今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曰：「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，吾將訪之。」靖因言州將子李世民，客與靖期會於汾陽橋，遂乘驢疾去。及期候之，相見大喜，靖詐言客善相，因友人劉文靜得見。「世民真天子矣！」廢然而返，遂邀靖夫婦至家，令其妻出見，酒極奢，因傾家財付靖，文簿匙鎖，共二十

牀，曰：「贈李郎佐真主立功業也。」與其妻戎服躍馬，一奴從之，數步遂不復見。靖竟佐命，封衛公。

〔吳長卿曰〕

「紅拂見衛公，自以為不世之遇，視楊素蔑如矣；孰知又有一虯髯也，視李郎又蔑如矣。惜哉，不及見李公子也！」

沈襄妾

錦衣衛經歷沈鍊，以攻嚴相得罪，謫田保安。時總督楊順、巡按路楷皆嵩客，受世蕃指「若除吾瘍，大者侯，小者卿。」順因與楷合策，捕諸白蓮教通虜者，竄鍊名籍中，論斬，籍其家。順以功蔭一子錦衣千戶，楷侯選五品卿寺。順猶怏怏曰：「相君薄我賞，猶有不足乎。」取鍊二子杖殺之，而移檄越，逮公長子諸生襄。至則日掠治，困急且死。會順、楷被劾，卒奉旨逮治，而襄得末減問戍。襄之始來也，只一愛妾從行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，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，襄懼欲竄，而顧妾不能割，妾曰：「君一身，沈氏宗祧所繫，第去勿憂我。」〔邊批：自度力能擺脫群小故。〕襄遂紿押者：「城中有年家某，負吾家金錢，往索可得。」押者恃妾在，不疑，縱之去。久之不返，押者往年家詢之，云：「未嘗至。」還復叩妾，妾把其襟大慟曰：「吾夫婦患難相守，無傾刻離，今去而不返，必汝曹受嚴氏指，戕殺我夫矣。」觀者如市，不能判，聞於監司，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，不得已，權使妾寄食尼庵，而立限責押者跡襄。押者物色不得，屢受笞，乃哀懇於妾，言：「襄實自竄，毋枉我。」因以間亡命去。久之，嵩敗，襄始出訟冤，捕順、楷抵罪，妾復相從。襄號小霞，楚人江進之有「沈小霞妾傳」。

〔評〕

嚴氏將要襄殺之，事之有無不可知。然襄此去實大便宜，大乾淨。得此妾一番撒賴，即上官亦疑真有是事，而襄始安然亡命無患矣！順、楷輩死，肉不足喂狗，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，忠智萃於一門，盛矣哉！

邑宰妾

萬曆中，政務寬緩，刑部囚人多老死者。某鄉科，北人，為邑宰，坐事入詔獄，久

之不得雪，且老矣。己分必死，而自傷無子，乃盡鬻其產，營一室於近處，置所愛妾，而厚賂典獄者，陰出入焉。有姪頗不肖，稍竊其資，入博場中，為邏者所疑，窮詰之，因盡吐，且云：「家有一青騾子，叔行必乘之，無事則出賃，請以騾為驗。」邏者伺數日，果如其言，宰方與妾對食中堂，群邏至，驚失箸，妾遽起迎曰：「翁膽薄，毋相迫，爾曹與翁有隙耶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若然，不過欲多得金耳，金屬我掌，第隨我行，當以飽汝。」邏者顧婦人貌美而言甘，乃留一人守視宰，而群尾妾入房，妾指所臥牀曰：「金在其顛。」攜小梯而登，眾自下謔之，殊不怒，笑聲達於外。須臾，捧一匣下，發之多金，妾曰：「未也。」再捧一巨箱下，大鏹實焉，眾攫金，聲愈哄。守者貪分金，不能忍，足不覺前。宰以間潛逸，眾懷金既饜，出視失宰，懼欲走，妾擇弱者一人力持之，大呼「攫金賊在！」眾奮拳齊毆，齒甲俱集，妾且死，終不釋，聲愈厲。動外人，外人入，眾竄，獲其一，並妾所持者兩人，送巡城潘御中。妾訴群凶淫貪狀，兼具所失鬻產銀數，此兩人不能諱，盡供其黨姓名，頃之，悉擒至，銀猶在懷也。而以犯官逸出為解，御史使視詔獄，則宰在焉，眾語塞，乃委罪於不肖姪。御史收姪，盡斃之箠下。妾取故金歸，籍數報宰，病數日，乃死。

〔評〕

獄中囚私出入，非法也，詔獄甚矣。方群邏押至，不以宰為奇貨哉！言膽薄堅其志，言多金中其欲，忍謔以堅之，空橐以餌之，怠守者而逸宰，固已在吾算中矣。出其不意，持一弱以羈眾強，假令身斃老拳之下，罪人其免乎？至群凶先我死，而目可瞑也。婦之智不必言，獨其猝不亂，死不怵，從容就功，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！惜傳者逸其名，雖然，千秋而下，知有一邑宰妾在浣紗女、銳司徒妻、車中女子之儔，斯不為無友也已！

崔簡妻

唐滕王極淫。諸官美妻，無得白者，詐言妃喚，即行無禮。時典簽崔簡妻鄭氏初至，王遣喚。欲不去，則懼王之威；去則被王之辱。鄭曰：「無害。」遂入王中門外小閣。王在其中，鄭入，欲逼之，鄭大叫左右曰：「大王豈作如是，必家奴耳。」取只履擊王頭破，抓面流血，妃聞而出。鄭氏乃得還。王慚，旬日不視事。簡每日參侯，不敢離門。後王坐，簡向前謝，王慚，乃出。諸官之妻曾被喚入者，莫不羞之。

〔評〕

不唯自全，又能全人，此婦有膽有識。

藍姊

紹興中，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，嘗宴客。中夕散，主人醉臥，俄而群盜入，執諸子及群婢縛之，群婢呼曰：「司庫鑰者藍姐也。」藍即應曰：「有，毋驚主人。」付匙鑰，秉席上燭指引之，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。主人醒，方知，明發訴於縣。藍姐密謂主人曰：「易捕也，群盜皆衣白。妾秉燭時，盡以燭淚污其背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。」後果皆獲，事見《賢奕編》。

新婦

某家娶婦之夕，有賊來穴壁。已入矣，會其地有大木，賊觸木倒，破頭死。燭之，乃所識鄰人。倉惶間，懼反餌禍，新婦曰：「無妨。」令空一箱，納賊屍於內，舁至賊家門首，剝啄數下，賊婦開門見箱，謂是夫盜來之物，欣然收納。數日夫不還，發視，乃是夫屍。莫知誰殺，因密瘞之而遁。

遼陽婦

遼陽東山虜，剽掠至一家，男子俱不在，在者唯三四婦人耳。虜不知虛實，不敢入其室，於院中以弓矢恐之。室中兩婦引繩，一婦安矢於繩，自窗繃而射之。數矢後，賊猶不退，矢竭矣，乃大聲詭呼曰：「取箭來。」自繃上以麻稭一束擲之地，作矢聲，賊驚曰：「彼矢多如是，不易制也。」遂退去。

〔評〕

婦引繩發矢，猶能退賊。始知賊未嘗不畏人，人自過怯，讓賊得利耳。

李成梁夫人

相傳李帥成梁夫人乃遼陽民家女也。遼民時苦寇掠，往往掘深井以藏貨財。此家以避寇去，獨留女伏守井中。有二寇入其室，覺井中有人，一人懸縋而下，得女甚喜，呼黨先牽女上，黨復臨視，欲下縋，女自後遽推墮，即以物壓蓋之，得繫馬於門，跨而走。

數日寇退，父母俱還家，女言其故，相與斃二寇，取首邀賞。李帥時在伍，聞女智略，求為婦，後為一品夫人。

木蘭　韓保寧　黃善聰

秦發卒戍邊，女子木蘭憫父年老，代之行。在邊十二年始歸，人無知者。

韓氏保寧，民家女也。明玉珍亂蜀，女恐為所掠，乃易男子飾，托名從軍，調征雲南。往返七年，人無知者。雖同伍亦莫覺也，後遇其叔，一見驚異，乃明是女，攜歸四川，當時皆呼為「貞女」。

黃善聰，應天淮清橋民家女，年十二。失母，其姊已適人，獨父業販線香。憐善聰孤幼，無所寄養，乃令為男子裝飾，攜之旅遊庐、鳳間者數年，父亦死。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，〔邊批：大智術。〕仍習其業自活。同輩有李英者，亦販香，自金陵來，不知其女也，約為火伴。同寢食者逾年，恒稱有疾，不解衣襪，夜乃溲溺。弘治辛亥正月，與英皆返南京，已年二十矣，巾帽往見其姊，乃以姊稱之。姊言：「我初無弟，安得來此？」善聰乃笑曰：「弟即善聰也。」泣語其故，姊大怒，〔邊批：亦奇人。〕且詈之曰：「男女亂群，玷辱我家甚矣！汝雖自明，誰則信之？」因逐不納，善聰不勝憤懣，泣且誓曰：「妹此身苟污，有死而已。須令明白，以表寸心。」其鄰即穩婆居，姊聊呼驗之，乃果處子，始相持慟哭，手為易去男裝。越日，英來候，再約同往，則善聰出見，忽為女子矣，英大驚，駭問，知其故，怏怏而歸，如有所失，蓋恨其往事之愚也，乃告其母，母亦嗟歎不已。時英猶未室，母賢之，即為求婚，善聰不從，曰：「妾竟歸英，保人無疑乎？」〈〔邊批，大是。〕〉交親鄰里來勸，則涕泗橫流，所執益堅。眾口喧傳，以為奇事，廠衛聞之，〔邊批：好媒人。〕乃助其聘禮，判為夫婦。

〔述評〕

木蘭十二年，最久；韓貞女七年，善聰逾年耳。至於善藏其用，以權濟變，其智一也。

若南齊之東陽婁逞、五代之臨邛黃崇嘏，無故而詐為丈夫，竄入仕宦，是豈女子之分乎？至如唐貞元之孟嫗，年二十六而從夫，夫死而偽為夫之弟，以事郭汾陽；郭死，寡居一十五年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。忽思塋獨，復嫁人，時年已七十二。又生二子，

壽百餘歲而卒。斯殆人妖與？又不可以常理論矣！

練氏

章邨公〈〔得象〕〉之高祖，建州人，仕王氏為刺史，號章太傅。其夫人練氏，智識過人。太傅嘗用兵，有二將後期，欲斬之，夫人置酒，飾美姬進之，太傅歡甚，迨夜飲醉，夫人密摘二將，使亡去。二將奔南唐，後為南唐將攻建州。時太傅已死，夫人居建州，二將遣使，厚以金帛遺夫人，且以一白旗授之，曰：「吾且屠城，夫人可植旗為識，吾戒士卒令勿犯。」夫人反其金帛，曰：「君幸思舊德，願全合城性命，必欲屠之，吾家與眾俱死，不願獨生也。」二將感其言，遂止不屠。

〔評議〕

夫人之免二將，必預知其為有用之才而惜之；或先請於太傅，不從，故以計釋去耳。不然，軍法後期者死，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？至於後之食報，何其巧也！夫人免二將之死，而二將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，夫人之所收者厚矣。

按，太傅十三子，其八為夫人出。及宋興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，皆出八房。陰德之報，豈誣也哉？

陳覺妻

陳覺微時，為宋齊丘之客。及為兵部侍郎也，其妻李氏妒悍，親執匕爨，不置妾媵。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，李亦無難色，奉侍三婢若舅姑禮。問其故，李曰：「此令公寵幸之人，見之若面令公，何敢倨慢。」三婢既不自安，求還宋第，宋笑而許之。

〔述評〕

近有一甲科喪偶，眷一土妓。及繼娶，每托言宿於外館，深夜潛詣妓家，辨色即歸。繼夫人察知之，絕不漏言，伺其再往，於五鼓集其童僕轎傘，往彼迎接，傳夫人之命，甲科大慚，遂止，亦善於用妒者也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